

民主 的 呐喊

MIN ZHU DE NA HAN

黄药眠 著

张春丽
黄大地 编

一位民盟前辈的爱国政论

「十年民主思想巨著

百年世界和平声音」



群言出版社
QIANYAN PRESS





民主的呐喊

MIN ZHU DE NA HAN

黄药眠 著

张春圃
黄大地 编

1946年 — 1949年



群言出版社
Qunyan Press

欢迎裁军

载 1946 年 11 月 8 日《光明报》新 6 号

吉

最近联合国大会,苏外长莫洛托夫提出普遍裁军的建议,我觉得这个建议,虽然会使许多好战的野心家、军火商人头痛,但我相信全世界的老百姓是没有不赞成的。以美国来说,每年的海陆空军的预算,就约有一百亿元,正因为美国维持着一支庞大军队,所以那些与军火商人同鼻孔出气的军人政客们才到处唯恐天下不乱,一时说“美苏关系紧张”,一时说“第三次大战终不可避免”,今天示威,明天演习,弄得满城风雨,全世界人民都惴惴不安。而且军事预算这样庞大,赚钱的是军火商人,而负担的却是老百姓。所以今天莫洛托夫的裁军提议正是给这些制造战争的阴谋家们一个迎头痛击,难怪这个提议一提出,全世界的舆论都表示同情,而美国的好些外交家们却显得手足无措了。我们中国人民是衷心地欢迎裁军的,我们希望中国能够和平,全世界也能够和平。

这也算是民主

载 1946 年 11 月 8 日《光明报》新 6 号

达

当政府大吹大擂要实行民主,要召开国大会,要还政于民的时候,当第三方面各代表都被请到了南京,备受款待的时候,内地各民主书刊,不断被迫停刊的又有十多种。如果照国民党中独裁分子的说法,中国共产党有武装,所以应该反对,但民主同盟是一个没有武装的政治团体,而且一向是主张用和平的方法来实现民主的政治团体,是以合法斗争为号召的政治团体,何以也不能够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呢?中国老百姓连基本人权都没有,还说得上什么民主?如果这也算是民主,那就只是独裁好战分子的民主,官僚的民主,决不是老百姓的民主。最近报载国民党政府鉴于第三方面的人士都不愿参加他们的一党召集的国民大会,因而已在暗中进行组织各种新党。国民党中的独裁分子,自以为这是很聪明的办法,把自己的人马,挂出各种党派的招牌,参加国大,改组政府,一切都可十分如意,而且还可以避免一党专政的恶名、但是民主不民主,是要老百姓心里才最明白,不然的话尽管你挂上多少民主的招牌,口里喊着多少民主的词名,人家还是简单地把你看成独裁的伪装罢了。

论领导

载 1946 年 11 月 18 日《光明报》新 7 号

黄药眠

无论是那一种运动，都一定有许多人参加，而在这许多人中，又一定要有一些领导者来照顾全局。有许多人以为领导者是高人一等的，其实不然，领导者不过是本质上代表众人的意志，执行众人的意志，当然我们不能否认领导者必须有个人的才智，然而我们把个人的才智过分夸大，好像是天生英雄似的，那也不对。其实领导者的才智，一部分是由于个人的天秉，而大部分是由于他在集体的生活中斗争的过程中，不断的锻炼，集众人之所长，而获得成功的。

那么我们所谓领导，究竟是指什么而言呢？首先是按照科学的预见，起草计划，按照世界的形势，国内的形势，主观的目的和力量，依照当时当地的具体环境，预计到将来可能的变化，起草周详计划。当然由于客观环境的急骤，计划的细节，有时是可以修改。但是全盘布置的方针，是不能改变的。但这并不是说起草了计划之后就算了，如果很好的计划永远留在纸上，那也是没有用的。所以第二步就是要执行计划，根据着计划的整个精神和方针，决定哪个先，哪个后，哪个缓，哪个急，那些应该不顾一切的坚持，哪些应该妥协让步，哪些是确因为客观的环境变化，在原定计划的某些部分，应该酌量的修正和改变，而那些是虽然客观上有困难，可是只要加强主观的努力，我们还是可以把困难克服，以贯彻我们原有计划。所以这些进退之间，变与不变之间，就包含着很大的领导者的艺术，有些人很能够起草计划，但在执行计划的时候，就表现出没有办法，因为执行计划一定要深刻的懂得政治科学，而且还要有丰富的斗争经验。

工作是要人去做的，执行计划也是要通过人事，所谓领导者必须

平时就同群众们一道生活,感情搞好,理解他们的生活,同情他们的痛苦,帮助他们解决私人的困难,只要大家感情搞好,动员起来才能够顺利。不然领导者俨然以高人一等自居,对于他们的个人生活漠不关心,对于群众的情绪毫不了解,或是生活悬殊,除了工作以外,根本就不相来往,这样,即使你的工作计划万分正确,但是动员起来便发生许多意外的枝节和麻烦,或者是大家精神不属,懒懒散散,各人自己有自己的心事,反而把公众的事情摆在第二位去了。既然大家不能够集中全力,步调一致的来做工作,自然常常就不能完成计划,因为不能完成计划,或者是事业失败,以致大家互相埋怨,工作情绪低落,或甚至反过来怀疑工作计划的正确性。这种由于执行计划的时候,大家人事关系弄不好,以至发生许多琐碎的争论,也是常有的事,所以我们说领导者应该和群众打成一片,也就是这个道理。

同大家的感情搞好后,也不就是说我们的工作就有办法了。不是的,我们还要进一步对每个工作者的个性都要明了,哪个人善于做宣传工作,哪个人善于做组织工作。哪个人不喜欢说话,能守秘密,哪个人喜欢奔走,接洽,哪个人喜欢做文字工作,哪个人善于拉拢交际,哪个人善于按部就班巩固关系,领导者对于所有工作者的个性,长处和缺点,都要有深切的了解(即使不能对所有的工作者,但对于身边的主要干部,必须做到如此),而且要善于利用每个人的长处,使到他们发挥力量。如果我们的工作分配不得其当,把善于做宣传工作的人拿来做组织工作,把那些善于拉拢交际的人,拿来做案头要作,那其结果一定是弄得大家都互相埋怨事情做不好。

但是所谓长处,也不是天生成的,比方我们开创做一件事情,我们根本就没有现成的干部,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只能找那些性质比较近于某一种工作的人来做某一种工作,并由领导者在实际工作中不断的耐心的教育他们,使到他们慢慢的熟习于那种工作。但领导绝不是代替,有些人看见自己的干部做得不好,马上就卷起袖子自己来做。但是事情多了,这个人做不好你也来代替他,那个人做不好你也来代替他,结果是自己事情忙不过来,样样都做不好,而对于全盘计

划的考虑,领导者所应做的工作,却反而没有做好。有些人在发现他的干部做得不对的时候,马上就要痛骂一番,这样使那些人精神慢慢萎缩起来,一切事情都不敢自己做主,一切事情都要向主持人请示,结果是把这些干部弄得没有创造精神和积极性,变成了替别人做事的机器,自己没有感觉,也没有热情,这一种领导方式,也可以说是家长式的领导,是最坏的领导。

有些人以为领导就是下命令,和吩咐别人做什么,其实不然,领导者必须善于倾听干部的意见,因为我们所做的民主的工作,根本上就是执行人民的意志,既然我们所执行的是人民的意志,那么我们怎样可以不倾听人民的意见呢?一个好的领导者,他必定是能够以众人的耳目为耳目,以众人的心肠为心肠。自然不错,自己的能力比较强,所见比较远,但是人究竟不是神,总还有许多缺点和看不见的地方,这就有赖于群众和自己的干部,不断的指出和加以补充。并把这些人的意见里面加到自己的计划上面,使它更加周密。“河海不择细流所以成其大”,同样的领导者,也应该有容人的雅量,而且即使那些干部,没有自动提出意见,我们也应该鼓励他们尽量的提出意见。因为这样可以提高他们的自信心,提高他们的积极性,使到他们觉得我们所执行的计划,也有他们的意见融汇在里面,所以这也是动员干部,鼓励干部的一个方式。

做一个好的领导者,并不是装腔作势,摆一副庄严的架子就可以成功的。也不是像老官僚般坐在那里像菩萨一样,什么事情都马马虎虎,摇头点头,就算完事;也不是在事前没有具体的指示,而到事情做坏了以后,又暴躁如雷,咤呼谴责,所能成功的。领导者的威信是建立在下面几点:

第一,他能够帮忙干部工作,考虑问题比较别人更周密细致,把整个计划和实际环境配合起来,不迟不早的选择最适当的时候,提出最合时宜的主张,根据当地的情形,根据人民的需要和主观的力量。规定组织的形式,和活动的方式。同时还要分配适当的人去做,并且还要告诉他,这样的下去会遭遇到什么变化,和什么困难,而我们要

怎样来解决他,指导工作绝不是粗权大叶的分析一点政治形势,交代几句要做什么就算了。不是的,我们不仅要交代他们要做些什么,同时还要交代他们要怎样做,做了以后可能会碰见什么困难,而这些困难又怎样去克服。有些人做工作,只背诵决议和计划,也不考虑到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在什么条件之下,而做这个工作的人,又是什么出身,过去有什么经验,有什么长处和短处,只是吩咐他要做什么,而不交代他怎样做法,更不帮助他解决困难,这是不对的。所以真的好的领导,必须是能够拿出具体的办法,帮忙干部解决困难,及时的给予他适当的指示。只有在对工作的热情上,处理工作的能力上,来建立自己的威信才是最好的办法。

第二,一个好的领导者必须能够在危机紧急当中,时局变化急速,大家都彷徨无主的时候,他能够提出适当的办法,并能说服群众,相信他的办法,坚决的去执行他,这样使自己成为一个中心,冲破一切的困难,来完成一定的任务。只要工作能够做成功,那么他的威信也就建立起来了。所以领导者是要能够受得起困难和危险的考验。

第三,领导者应该有过人的远见,在大家还没有感觉到困难的时候,他就首先感觉到可能的困难,在大家还没有感觉到危险的时候,他就首先感觉到可能的危险。并且在组织上,人事上,作一个准备的步骤,以避免碰见这个困难和危险发生的时候,大家手忙脚乱。所以人事的变动和分配,都应该考虑到未来的远景,和可能变化的前途,而不是死顾目前的需要,把所有的人都集中在一个地方,或者把所有的人都使用在第一线上,而不估计到未来的人才的需要,预先留下后备的队伍,和储蓄将来的人才,这都是不适当的。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具备了这几个条件,人们就可以做很好的领导者了,不是的,我认为这是领导者所应该具备的起码的条件。除此以外领导者所最重要的具备的条件,就是对于工作的热情,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因为这种精神才真是推动大家为公众的目的而奋斗的,最大的推动力。

反对征兵

载 1946 年 11 月 18 日《光明报》新 7 号

吉

最近华商报载军庆抗讯里有这样一段消息：四川省参议会驻会委员会听了军官区谢崇楷的报告，说中央政府要于十一月底完全征齐六万零二百名新兵以后，就曾表示不满。认为在抗战期中，出川壮丁有五百万以上，返川者仅六千人。牺牲数目以及役满而未退伍者，数目之大可想而知，对于流落于京沪一带之川省官兵，政府且不予以收用，现在又要在川省征兵！现省参会已电请中央据理力争，坚决反对再征新兵云。

我们认为四川省参议会驻会委员会的决议是完全对的。在过去，为对抗外寇的侵略，为了保卫国家，我们人民是愿意忍受一切痛苦牺牲的，但是现在对外战争已经停止，照理国家对于这些抗战有功将士，死的伤的应予以抚恤，生还的应予以资遣或协助其就业。何图抗战结束，贪官污吏既乘胜利之机会大发接受财，而抗战有功的将士，反而既被裁汰又无旅费，欲归不得，流落他乡！这是多么悲惨的图画！

政府制造了这样多的流民难民，还不算，现在为了要打内战，又要在全国大肆征兵，试问这次征兵是为了打谁？是为了什么目的？我们要在这里坦白宣告，如果政府是为了保卫国家，是为了保护人民利益，是为了执行大多数人民的意志，人民是毫无疑问的，要纳粮、纳税、出钱出力，响应政府的号召的；但假如不然，政府所执行的政策与人民的利益背道而驰，打仗的目的，纯是为保护政府里面少数人集团的私利，那么老百姓实在就没有再把自己的壮丁贡献给政府以从事于损坏国家命脉的内战的义务。

所以我说四川省参议院的主张是对的，我们反对再征新兵。

独裁派的“民主”就是如此

载 1946 年 11 月 18 日《光明报》新 7 号

达

最近在上海出版,郑振铎主编之《民主周刊》被迫停刊了。照理说,《民主周刊》是主张和平民主,无党派人士们主编的杂志。而且,内政颁发登记证,应该是完全合理的,应该是受到国家的法律保护的了。然而独裁政府,尽管在南京大唱其召开国民大会,还政于民的好把戏,可是对于这个站在民主立场说话的刊物还是不能容许的。于是在广州演过的特务捣蛋,以及开抢暗禁的办法又重新在上海如法炮制。最先是雇佣流氓暴徒撕毁报摊上的刊物,接着就由警局借故没收,再以后则率性密令查禁。试问这样做,那里还有丝毫民主的气息。

但独裁派的逻辑一向是这样的:只要我说这是民主,你们也就非跟着来喊这就是民主不可,不然你就是反对“民主”了。在独裁派看来,什么国大,什么宪法,什么选举全都是为便于独裁的一种装饰,变变戏法可也,一点也不重要,最重要的还是维持“一党专政”的制度,只要我有力量,我说这就是“民主”,你们敢不服从我吗?所以上海《民主周刊》之被迫停刊,在独裁派看来,也许这正是他们在实行“民主”呢,呜呼!

论干部

载 1946 年 11 月 28 日《光明报》第 8 号

黄药眠

我们要做一件事情，必得要有人去做，那些比较有能力的，比较能负责的，我们就说他是干部，干部是一个组织的骨干，没有他整个组织就要垮台。

有些人以为只要我们有钱，我们就可以招来了许多有能力的干部，其实不然，要吸引干部，作为主脑人物的领袖，必须要有具备以下的几个特点：（一）他要有明确的主张，有一个有系统的看法，看得出将来发展的前途。（二）他要有对事业的热情，在大家都垂头丧气的时候，他能够坚持对于事业的兴趣，鼓舞起同志们奋斗的精神，在大家都觉得很危险，彷徨无主的时候，他能够挺身而出，不怕危险，表现出对事业的忠诚。（三）他要有能力，在大家都没有办法的时候，他能够拿出办法给大家打开一条出路。所以我的意思是能作为主脑人物的人必须要有主张，有热情，有能力，那么他才能使许多有能力的人才愿意跟他在一起工作。

但是干部的能力，也并不是一定多方面的，有时它长于这而不长于那，它有时又长于那而不长于这，所以干部必须有很好的分配，我们要善于利用它的长处，使到每一个人都能发挥他的所长，同是我们还要考虑到，由于客观形势的不同，运动发展阶级不同，我们所需要的干部人才也不同。比方在猛烈斗争的时候，我们必需要冲锋陷阵的人才，在长期苦斗的时候，我们是需要比较有韧性的人才，有些人在目前看起来没有用，但是将来另外一个阶段的时候，也许会很有用，我们估量一个人，是不能局限于某一特定的阶段，我们的眼光要看得长远，我们对于容纳人才的胸襟要格外宏大，有些人观察干部，

只是局限于某一小范围,某一个特定的时间,或者甚至他看人是以他这个人是否能为自己控制,能否专诚服从自己来判断干部的好坏。这种判断干部好坏的方法是过于狭窄和自私了。我们必须知道我们的运动,是需要经过许多曲折的过程,而我们的运动又是有关于整个的民族生存,和广大人民的幸福的事业,因此我们需要多种各样的人才,我们要更多的注意到他们的长处,而不要专注意一个人的缺点。我们要让他们的长处尽量发挥,要让他们的缺点慢慢改正,有些人很急躁,很想把一个人的缺点立即改正,这种人的态度是很错误的。因为一个人的缺点,是从一个人的历史慢慢发展起来的,我们要改正他,也一定要相当时间,这里需要耐性。

大家都说,纠正错误和改正缺点的最好武器就是批评,不错,这是对的,不过批评并不只是包含指出缺点和错误,不,批评并不是这样消极的,我认为批评同时也应该包含积极的鼓励,因为批评太过火的时候,或者批评没有包含鼓励的时候,那么被批评的人,就常常有因受到过分剧烈的打击,而感到垂头丧气,或者因为觉得自尊心被损害了,因而发生了无理性反抗,有许多人说,某人不接受批评,但这有时并不是被批评者的错误,而是批评者自己应该检讨自己的,所以我认为批评是包含鼓励,对于一些人的某种长处,必须加以赞扬,提高他们的热情和自信。

上面我已经说过,吸引干部的条件。现在让我再来谈一谈吸引干部的具体办法,我想第一我们必须对于干部生活十分关切。对于他们的家庭生活,经济状况,他们的要求和需要。他们的烦恼所在,痛苦的原因,以至于他们的希望和憧憬,我们都必须加以深切的了解,这样我们同他说起话来,才能够真正打动他们的内心,又比方他们生了病,我们必须去看看他,如果他有什么困难,必须想出种种办法去代他去解决困难,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要替他想出各种主意,来减轻他的负担,使到他感觉得大家都是好朋友,大家人如父子兄弟一般,这样一切就都很好办了。

第二,我们必须给与干部发展他自己的条件,比方我们告诉他读

些什么书,怎样读书,改正他的工作上的错误,和告诉他为什么错误,给与他一定的时间,使到他能够有自修的机会,鼓励他每一个最微小的进步,经常向他提出问题,要他发表意见,或者在某些问题上面征求他的意见。这样做,在我们自己是可以集思广益,而对于他们又可以刺激他们学习,提高他们自尊和自信。总之,我们要使到每一个工作者自己都感到自己的进步,能力是一天天在发展着,由于这个自我发展的意识,使他们感到自己精神上非常愉快,因而也就减轻了他对于物质生活的注意。有些人对于自己的干部,从来也不鼓励他学习,也不给与他学习的机会和时间,或甚至于他们一天天的进步,而当事的人还看不出他的进步,还永远把他看成为不会长进的孩子,这样不仅会损害这些青年们的自尊心,而且也会使到他觉得没有出路,精神苦恼,或甚而至于对工作也发生厌倦的情绪。

第三,每一个青年都有他自己的希望和前途,不过有时他不大愿意说出来,或者有时因为经验不够,连自己也觉得有点模糊,不十分明确,或者是摇摆不定,又想这样做,又想那样做。所以我们对于这些人,必须一方面提高他的工作能力和自信,一方面也就给与他以一个明确的前途,凡是能力较强的,进步比较快的,我们都要一步步的把他提高起来,或者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介绍他们出去做地位更高的事情,这样即使他不在我们的团体或机关做事,但是我们还是和他们维持着密切的关系,接受我们的指导和动员。有些人保持着一种很狭隘的观念,老是把比较有能力的青年干部,死留在自己的身边,而不肯放他们出去,这样阻碍了他们前途的发展,同时自然也就阻碍了他们的进步,妨碍了我们把我们的影响向更深远的地方发展开去。

刚才我们上面已经说过,我们的运动是要经过很长的时期的,因此我们使用干部,也就不能把他们全部摆在前面,或一条线的展开。我们必须预备到将来的需要,保留一部分后备的干部,或者我们执行有计划的调动。把那些工作负担很重的调回来休息学习,而把那些后备的人才的一部分调出去代替。这样可以使到不会某些人感到过

分的疲劳而发生厌倦。我们要晓得一个人才,是很不容易教育成功的,因此使用干部,分配干部的时候,必须很周详的考虑,不要作无谓的消耗。我们经常要保留一部分能力很强的人准备使用在决定重要的地方。我常常看见有些人,只看见目前的需要,把人才调来调去,通通分配到前面去,自己没有保留一部分后补的干部,也没有在实际工作当中注意新的人才出现,和耐心的去培养他们,教育他们以致人才愈来愈缺乏,或者专注意他们的缺点,对这个人不满,对那个人也不满,结果把自己变成一个光杆,寡人一个。再不然则是组织和运动一天天发展,而人才几乎还是那几个老干部,整天在喊着人才缺乏,而摆在自己面前的人才,他却看不见,好像人才是从天上掉下来似的,其实人才是要从工作的过程中去选择去提拔,去鼓励,去教育,去训练出来的,这是需要经常的注意,经常的工作,而不是一天感觉到没有人使用便乱喊“人才,人才”但一到事过境迁,又把他忘记了。

最后,我想要正确的执行干部政策,必须首先清除组织上的封建主义,老实说,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目前农村经济已经破产,而工商业又由于受到外国货的压迫,和腐败的政治机构的控制,正在崩倒之中,因此,中国现在,到处都是人浮于事,一大批一大批的无业游民,不断的从乡村涌到城市,这些人无事可做,亦无专长,只有利用同乡亲戚同学的关系,到处去钻,这些人如果打进到我们团体里面来,那其结果一定会使到我们无法执行我们的干部政策。所以我要在这里提醒一句,就是如果要想我们的事业发展,我们就必须提防这些人,大批无能的人混进来,我们要建立严格的考试制度,我们要严格执行下面的一句“天下为公,选贤与能”。

夫子自道的国民党军风纪

载 1946 年 11 月 28 日《光明报》第 8 号

达

香港某报二十五日电广州通讯,有这样一段:“……本省自复员后一年多来,以困穷苦闷种种关系各地盗匪日炽,官军既少,人民自卫力弱,遂致蔓延坐大,不可收拾,同时过去驻军,由于军风纪之坏,给予人民恶印象甚深,新一军离去广州,干练成军离去琼崖,今虽已久,然当地商民尚有谈虎色变之感……”新一军算是国民党军队里面最出色的美式装备的队伍了,可是广州人民,对于该军离去后,差不多一年,还有谈虎色变之感那我们就不难猜测它是如何可怕了。现在新一军虽然被调离了广州,可是它却被调到东北区打内战了。在平时尚且令人谈虎色变,一被调到东北战场上,则其趁火打劫,弄得老百姓无处安身,自是必然的道理。当次岁暮天寒,真是东北人民何辜,受此荼毒!

演不完的滑稽喜剧

载 1946 年 12 月 8 日《光明报》新 9 号

达史

一党国大开幕，第三方面的调解失败，周恩来返延安，全国各地震响着杀伐之声。法币日跌，物价飞涨，捉丁征粮，闾里不宁，外货涌至民族工业相继倒闭，全国大多数的人民即使不死于内战的炮火，亦将死于经济的穷困，整个民族的危机可说是已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然而少数独裁成性的集团，却始终置国家民族利益于脑后，在南京像煞有个事的演着一幕幕的滑稽喜剧。

在国大会开幕的前夜政府突然来一个停战令，其目的自然是伪装让步来压迫中共参加国大，同时又为将来下讨伐令的地步。

可是事实是摆在面前，谁也知道这是假的。为什么早不下迟不下这个命令，而却在这个时候来下这个命令呢？北平南京军事会议，绥靖会议正在不断的开，东北前线，延安的周围，正在云集着重兵，各重要将领纷纷返防，跳伞部队正在磨刀霍霍。你瞧，这也像是下了停战命令，有诚意和平的局面吗？！

接着又来一个新的把戏，说国民政府要改组了。他企图用这个幌子来诱至那些早就欲过过瘾的民社党的一群。然究其实际所谓国府改组又是怎样的呢？我们且来看看他们所通过的国民政府组织法修正草案吧。

修正要点，第十条：“国民政府设主席一人，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之，国民政府设委员以四十人为限，由国民政府主席就中国国民党内外人士选任之。由五院院长为当然委员。”这里很清楚可以看出国府主席是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出来的，而不是由各党各派推选的，党外的国府委员也是由国民党的主席选任的，

至于名额多少有没有否决权,更是含糊其辞没有规定。

这显然是和我们所假想的政府改组有原则上的差异。我们所要求的改组政府,是各党各派站在平等地位,共同组织的联合政府,而不是由国民党做主人请几个党外人士来做点缀的形式上民主,实际上独裁的改组政府。第二,我们所要求的改组政府是作为准备国大开会,各党派合作的民主政府,是能保证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自由的政府,而不是在国大召开以后,才来在书面上通过的改组政府,不是到处用特务恐吓,非法逮捕人民的改组政府,不是向各党派威迫利诱包围的拉夫式的改组政府。但是独裁者所要变的戏法还没有完呢。既下了停战命令,又改组了政府,现在他更进一步保证,政协会中所“协议”的宪草可以在这次的国大会上通过了。他这样答复了民社党的张君勱先生。然而蒋介石先生的手法是很巧妙的,他一方面可以这样很慷慨的答应你,可是暗中他又可以唆使他的门徒反对你。果然到了十一月廿五日国民党政社的武和轩氏出来说话了。他们主张国大要“自由制宪,立即行宪”,并且公然敢向蒋介石先生攻击起来,他说:“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先生昨日与民社党领袖张君勱交换意见中,‘有政协宪草各方应负责使之通过’一语,如各党派约束其党员,则宪草不必讨论,可一举手而无异义通过!”

蒋介石先生对这代表的质询,答复亦非常之妙。他说:“本人此次与民社党领袖交换函件,乃以国民党总裁名义的函覆。此系党与党间之文件与国大无关,至政协所决议的宪草原则,在当时协商时,系决定参加政协之各党派应负责使其党员将此项宪草通过,而国大行使职权时,自不受任何拘束……”

根据合众社廿五日电,则有如下的报导:“蒋主席与国民党主要代表十人同进午餐告以渠等于国大讨论宪草时可自由发表意见,惟在任何问题提出投票时,则必须投票支持政府之建议。”在这里,蒋先生似乎是十分公正,他不管许多党员的反对,还是坚持实践自己的诺言,要保证这个宪草的通过。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一下,这些国民宪政社的分子,是什么人,和他最反对的是什么,我们就不难了解